

徐国厚

著

雪日暖阳

上卷



大众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言 泊

装帧设计：索美设计

他放弃了做人的原则，把“亡命精神”奉为“英雄敢为”，收拢一些浪迹社会栖身黑道的杀手，去开创他所谓的“辉煌”。他们共同陷入了一种迷情沼泽，认识不到这是命运在向自己敲丧钟，还去精心设置着自己的死亡陷阱。他们不光混迹于歌厅和酒吧，去寻求日赌夜嫖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糜烂生活，还抢劫掠夺，制造了一起起血案。世上仍有光明与正义存在。一个懂得浪漫和温情的妙龄女子，为了维护正义，呼唤真与善的回归，勇敢地向他们展开了斗争……这部近九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包含的内容太多，一个又一个的悬念和潜心莫测的意外变故，一言难尽。

这部小说的结构宏大，思想深邃，故事情节惊心动魄，对众多人物的性格以及命运的探索令人震撼。

ISBN 978-7-80171-256-1



9 787801 712561 >

定价：67.00元（上、下册）

雪 日 暖 阳

(上册)

徐国厚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日暖阳 / 徐国厚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9.2
ISBN 978-7-80171-256-1

I. 雪… II. 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7333 号

书 名 雪日暖阳
著 者 徐国厚
责任编辑 言 泊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32
字 数 886 千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7.00 元(上下册)

目 录

第一 章	黑手张开	(1)
第二 章	天生有缘	(13)
第三 章	情愿付出	(21)
第四 章	爱欲初显	(32)
第五 章	连续抨击	(43)
第六 章	贼心未灭	(53)
第七 章	甘愿投入	(62)
第八 章	危险重重	(73)
第九 章	血腥暴行	(84)
第十 章	与贼偶遇	(95)
第十一 章	悔不当初	(104)
第十二 章	喜出望外	(114)
第十三 章	重力一击	(123)
第十四 章	倾注情感	(134)
第十五 章	意外收获	(143)
第十六 章	明争暗斗	(152)
第十七 章	暗中施计	(161)
第十八 章	加深仇怨	(170)
第十九 章	突然显现	(179)
第二十 章	异地巧遇	(191)
第二十一 章	寻求真谛	(199)
第二十二 章	十分感念	(209)

第二十三章	出乎意料	(219)
第二十四章	雪上加霜	(230)
第二十五章	自食苦果	(240)
第二十六章	放虎归山	(249)
第二十七章	急想成事	(258)
第二十八章	大喜过望	(267)
第二十九章	感慨万端	(279)
第三十章	获取胜利	(291)
第三十一章	自讨没趣	(300)
第三十二章	扬刀见血	(310)
第三十三章	惩恶扬善	(321)
第三十四章	意冷心惧	(333)
第三十五章	伏地认输	(344)
第三十六章	遭受凌辱	(354)
第三十七章	再度升级	(365)
第三十八章	悍然不顾	(376)
第三十九章	跌下深渊	(386)
第四十章	身陷囹圄	(395)
第四十一章	铤而走险	(406)
第四十二章	扑朔迷离	(417)
第四十三章	压正扶恶	(426)
第四十四章	迎难而上	(436)
第四十五章	撼天震地	(445)
第四十六章	震撼人心	(454)
第四十七章	喜闻佳音	(463)
第四十八章	感天动地	(472)
第四十九章	惊心之悟	(485)
第五十章	空喜一场	(496)
第五十一章	落入圈套	(507)

第五十二章	辛辛难取	(519)
第五十三章	针锋相对	(529)
第五十四章	连番碰撞	(543)
第五十五章	踏上刑路	(555)
第五十六章	惩治恶霸	(567)
第五十七章	得意忘形	(580)
第五十八章	狗急跳墙	(589)
第五十九章	冰霜之刃	(598)
第六十章	恶有恶报	(608)
第六十一章	一败再败	(617)
第六十二章	胆大妄为	(627)
第六十三章	有惊无险	(636)
第六十四章	死神叩门	(645)
第六十五章	腹背受击	(655)
第六十六章	欣幸有获	(665)
第六十七章	步入险路	(675)
第六十八章	成功有望	(686)
第六十九章	色财双诱	(694)
第七十 章	异常奇遇	(704)
第七十一章	深切感魔	(716)
第七十二章	迷茫难测	(725)
第七十三章	显现冲突	(736)
第七十四章	逼上绝路	(746)
第七十五章	寻找门路	(755)
第七十六章	揪心之念	(766)
第七十七章	各取所需	(775)
第七十八章	祥光闪现	(784)
第七十九章	欲壑难填	(793)
第八十 章	热财意叛	(804)

第八十一章	冲烈魔心	(814)
第八十二章	苦遭回击	(824)
第八十三章	虎入狼口	(834)
第八十四章	惊心动魄	(844)
第八十五章	时运突变	(854)
第八十六章	老天有眼	(864)
第八十七章	越陷越深	(874)
第八十八章	潜在危险	(885)
第八十九章	执意投注	(895)
第九十章	翻脸不依	(904)
第九十一章	步步深入	(914)
第九十二章	风雨欲来	(924)
第九十三章	刀上见血	(935)
第九十四章	曙光显现	(945)
第九十五章	趁虚而入	(957)
第九十六章	鼓舞人心	(968)
第九十七章	镜花水月	(978)
第九十八章	逃路艰辛	(988)
第九十九章	事与愿违	(997)
第一百章	云消雾散	(1008)

第一章 黑手张开

—

高庆东的心里长出了獠牙，萌生了除掉周明志的恶念。

富有了不一定是福。由于周明志的腰粗了，成了一个资产过亿的富有者，高庆东才要算计他。

促使高庆东对周明志下此狠心的主要原因，是他老觉着钱不够花。按说，他的家境已很优裕、丰足。周明志送给了他一栋三百多平方米的二层住宅楼和一部中档轿车，他又是一位分管生产的副厂长，年薪在五十万以上。这些条件，是够好的。坏就坏在他走上了邪路，是特别喜欢与女人往来。为了寻求刺激，他常常舞场进、包厢出。他对女人只求浪漫，不知温情，单凭捏着钞票去施行。那种不洁的女人，又是专为钱而出，肯与他缠绵，不是看着他年轻帅气，而是见他出手大方，敢花钱。

钻进钱眼的高庆东，老是盯着厂里的财务科。一天，外地的五个客商联手来厂要了不少货。他发馋，忍不住走了过去。

客户们带来的是三百多万元的现金。财务科里的六个人全都犯了愁，经过商量，意见得到统一，科长把求助电话打给一家银行。

很快，一辆运钞车带来了三位点钞能手。

周明志以厂长的身份对客户提出要求，说以后最好不要再用现金，用汇票既安全，又省心省力。

见了那么多钱，高庆东露出惊诧艳羡的目光。他望着三台“哗哗”运转的点钞机，心里升腾起一种不平：“看呀，周明志活得多滋

润！人家把钱送到了门上，他还可以对人家挑肥拣瘦，道不是。”

高庆东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进行了评估。他坚信，只要宰了周明志，他高庆东定准会成为这个千人大厂的老大。

罪恶的念头在高庆东的心中跃动。这时的他，忘记了邪恶会使人走向绝路，放弃了做人的原则，完全抛弃了正当进取的信条。

一个恶毒的计划在高庆东的头脑中形成。他驾车来到一家大医院。在这个救死扶伤的地方，同样能找到黑心的人。没有费多大的事，他就把一个爱捞外快的大夫拿了下来。大夫愿意暂时地同他结盟，表示一切听从安排，“高厂长，您放心，我会尽心尽力按您的要求去办好。”

紧接着，高庆东唤来一个名叫严立强的人。他是他的追随者，对他向来是言听计从，“高哥，看我的吧，我会把这一炮放响的。”

在一个加油站等到第三天，严立强等来了周明志的司机肖广林，他装作是偶然相遇，“是老肖啊，怎么这么巧。”

肖广林自然地笑一笑：“我常到这里加油。这里的油达标，还能给个足数。”

严立强表露出一脸惊异，“哎呀！个把月不见，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像一个十足的病秧子。”

“是吗？我没有感觉到什么，只是前几天闹过肚子。”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的脸色实在是难看，得赶紧去趟医院，请你务必要听兄弟我这句劝。”

“哈，没有那个必要吧。”肖广林没有拿着严立强的话当回事儿，还笑他大惊小怪。

严立强装出一副热心肠，“谁能傍上周明志，谁能捞着给这么一个有钱的主开车。你走到这一步，是一个不小的福气。千万不要因身体出了毛病，丢了人人看着眼热的差事。”

这话说到了肖广林的心坎上，受穷的他只给周明志开了一年多的车，家境就渐渐好起来。他开始往心里拾，“你说的对，老严，我谢谢你。”

严立强说他认识一个老大夫，那个大夫不光名声大，而且确实有一定的本事，完全能查出所有的疑难症。“他和我是铁哥们。我正好有闲空儿，走，过去查查去。”

严立强曾经在厂子里干过多年，由于好色，常常追得一些漂亮女子躲着走，周明志看不下去开除了他。作为只是一个司机的肖广林，觉着自己没有得罪过他的地方，更没有与他产生什么积怨，因而，对他的“诚意”未产生半点怀疑。

已活了四十一年的肖广林，不说曾经踏熟了这家医院的路，到这里走了也不下几十趟了。如今与以往大不相同，眼前这个白了头、看上去似乎有着丰富经验的大夫，几乎让医院里所有的检测设备都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发挥。他先是有了一种不祥的感觉，后是心悸了，心里暗暗叫开了妈妈娘，紧张得全身瑟瑟发抖。

经过大半天的折腾，大夫终于叫肖广林停了下来，他不对他说病情，也不给开药单，令他回家唤家属来：“务必要叫来你的直系亲属，不可用近邻和朋友代替。”

肖广林的心里明白了，望着门上“专家门诊”的牌子，吓抖了腿：“啊！真的是要塌天吗？这……”

严立强冲进来：“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一个活或者是一个死嘛。大夫，你直说就是。”

仅仅得了高庆东五千块钱，这个大夫就丧失了医德和人性，他说肖广林得了一种罕见的绝症，死期已经来到了眼前。肖广林听了是毛骨悚然，睁着漠然的双眼，傻在那里。

隔了一日，严立强提着礼物来到肖广林家，对承受不住重压、躺在床上汤水未下的肖广林说，高庆东的手里有一个活，要是能揽过来，能给家里留下一大笔钱：“你的孩子还在上学，正是需要钱的时候，可不能不声不响地走了。”

肖广林把高庆东请到酒桌上探问。高庆东说他想灭一个人，若是由肖广林去干，是一点都不难。“对你来说，是小菜一碟。”

“杀人？”肖广林听了吓了一跳。

带着一副波澜不惊的神态，高庆东给了肖广林一个不知是啥内容的笑，“不用动棍子，也不需动刀，你只要弄出一个车毁人亡的车祸来就行。”

“啊！”肖广林惊得张大了嘴，眼睛里满是不解的目光，“是周厂长？你说错了吧？”

“没有错，他周明志不讲感情，是该死的一个！”

“他是你的亲姐夫呀！”肖广林越想越寒心。

高庆东的腔调既镇定又清楚，“姐夫算个什么，姐夫不是兄弟。丢了兄弟补不来，少了姐夫就不同，去了他还能再来一个。”

只有三十八岁的周明志，是一个善良的大好人，肖广林不愿毁了他。高庆东找出各种理由来劝说，说他的寿限已到了尽头，不应该去顾及什么。肖广林说，单单是为了钱的话，不至于去伤害一条鲜活的生命，偷偷把周明志的车子卖了就可以，那辆大奔驰是花一百六十多万买的，现在九成新，到黑市上也能卖个百儿八十万。高庆东骂他不懂法，说周明志会报案的，公安不但会逼着人把赃款交出来，还会把他的老婆孩子视为同谋，不杀头也得坐上几十年的牢。肖广林最终被高庆东说服，当收下他的三十万元好处费时，心中还升腾起一种感慨，生出从未有过的满足，并感觉从他这里得到了无私的帮助和友情的温暖。

二

处在归途中的周明志，全然不知肖广林要害他，没有产生一点不祥的感觉，泰然地坐在车中。

滚滚黑云从北边压过来，眼看要来一场大雨。周明志牵挂着厂子，盼着早一刻赶回去。按说，眼下的通讯条件很好，遥控指挥也能解决突发的问题，可他心细，喜欢稳中求稳。

为了寻找合适的可撞物体，肖广林不去关心周明志的情绪，瞪着两个大眼密切注视着前方。

狂风卷着沙尘追上来，黑云移到了头顶。前面还有三十多公里

的路程，周明志有了急火攻心的感觉。路面上的车子并不多，他不明白肖广林为什么把车速放得那么低。他有一个好习惯，不管前面有多急的事等着去处理，都是把安全放在第一，从不去催促司机。

肖广林也在着急，高庆东有话在前，说如果事情在今日得不到解决，就同他解除那个约定。三十万元不是个小数，足以能使老婆孩子宽绰富余地过下去。

风越刮越大，黑云越来越低，空气变得潮湿。前面还有一段路程，周明志不再抱什么希望，抓起手机拨通高庆东，“你在厂里吗？”

“……在。”犹豫了几秒钟，高庆东用一种肯定的口气做了回答。其实，他正躺在一家高档酒店的包房里，搂着一个卖屁股的小姐，焦急地等待着周明志被撞死的消息。

周明志叫高庆东去现场组织，把在露天里工作的人员全部撤到休息室，决不准一个人停留在电线底下。其实，这是一个早以成文的规定，这样做只是个提醒。心细的周明志有不肯失手的作风，厂子是自己的，安全最最重要，死人的事要不得，慎之又慎才好。

高庆东痛痛快快答应下，迅速把周明志的这道命令传达给有关的几个车间主任。

绷紧的心还未完全松弛下来，周明志按动电钮退下车窗玻璃，探出手去试风的强度。他还盼着能早一步赶回去，故意用自语的口气说给肖广林听：“看来是要来场大雨，厂里有好多事等着我哟。”

装作没听清周明志的言语，肖广林继续让目光朝前方扫视。他恨自己的运气不好，已走了二十多里地，为什么连棵粗壮的树也碰不到。他前胸衣兜里的手机震动了几秒钟，这是高庆东催他行动的信号，他心里更加急了。

天黑下来，路边店里亮起了灯。周明志纳闷，平常是那么心细的肖广林为什么不开车灯，带着不满提醒了他一句：“你有心事？”

肖广林小心地回答：“没有，是我看着路上的车子少。”

前方出现了一辆慢慢爬行的大货车，那辆车不但车厢高，还拉着不少探出车身一截的成捆钢筋。只要快速撞上去，不被钢筋穿死，也

会钻进车底把人挤成饼。可找到称心的目标了，肖广林松下心来，长出一口气，瞪大眼睛，咬紧牙关，暗暗对家人道了几句祝福，抬高车速猛追上去。

没有料到肖广林会背叛，周明志一点也未意识到什么，反而为提高了车速而欢喜。就在他高兴之时，眼见车子高速直线冲向一辆货车，顿时吓得毛骨悚然、魂飞魄散、几乎停止了呼吸……万幸，车子在即将追尾的刹那间，“嘎”地一声刹住。被吓晕了的他清醒过来，暴怒，一拳擂在肖广林的肩上，高声吼叫着朝他大骂起来……

肖广林在周明志的怒斥中下了车，低着头垂着手站在那里。他踩了刹车的原因，是猛然想起身上还有几百块钱忘了给家人留下，又因为出自于一种恋命的精神本能。

周明志未从肖广林的行动中看出端倪，以为是他一时眼力不济或者是走了神。他无法忍受作为一个司机的这种莽撞，明确告诉他：“咱们的交往到此为止，明天到厂里算清你的工资。”

周明志赌气把肖广林扔下，自己开车上了路。走了一里多，随着一个响雷，下起了大雨，雨点打得路面上的沙子在灯光下弹跳。心善的他见天黑得浓，担心肖广林无处躲雨，返回头来接上了他。肖广林在小声哭泣，周明志安慰了他几句。周明志哪里知道，肖广林是在为将失去那三十万而悲。

回到厂，周明志顾不得擦把脸，拿起内线程控电话挨个车间问讯。还好，风雨没有带来什么危害，各个车间的生产都很正常。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简单洗漱了一下，坐下来休息。他非常庆幸自己花重金买了那辆刹车性能特好的大奔驰，否则，逃不过这一劫。

这座年产明胶五千吨、附带三条机制药用胶囊生产线的明胶厂，是周明志一人独有的。因而，他对厂子是非常上心。显然，操心大了就会累，他常常感到浑身乏力。今日又多了一份惊吓，闹得他心神不宁。

这座明胶厂，总资产一个亿有零。数字那么庞大，却没有一点儿水分，并且没有一点儿银行借款和社会借款。

周明志不是一个贪婪无度的人，想去挣无数的钱，做个顶尖富翁。他早已非常非常满足了，想成功而终结，把厂子卖掉，握起亿万元来休闲享受人生。近几年来，厂子年年有上千万的纯利，人人眼热，可没有人一把能拿出许多钱来买。镇领导们十分关心明胶厂，希望它健康发展壮大，想接过去，等挣了钱慢慢还他。他担心他们管理不好企业，到了时候拿不到钱不说，还把设备折腾坏了。有钱的人都是把生命看得特重，受到这场惊吓的他，又对此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风小了，雨住了。苦思冥想的周明志晓得，对这项问题，一时难以梳理出个好的结果，便走出办公室去车间巡视。

六台锅炉压力表的指针都指在规定的范围内，周明志满意地走出供热车间。熬胶车间里，五十多个工人都在认真地操作，同样叫人挑不出毛病，这又使他更进一步的满意。

正在路上溜达时，一阵猛雨浇来，顿时打湿了周明志的衣服。“小满”刚过，天气还是有凉意的，他跑向烘干车间。

明胶是食品添加剂，卫生条件要求相当高。在烘干车间里工作的是穿清一色白卫生褂的女职工，不经允许，外车间里的人走不进来。在六号高温烘干室里，只穿内衣外披白大褂的三个女人，正聚在一起谈论着什么，猛然见大老板周明志一步跨进门来，是又惊又羞。两个年少一点的，忙不迭地转过身去整衣掩怀。另一个名叫姜莉莉的少妇，却没有护脸，向他打了一个招呼后，还给了他一个很有内容的笑。

风机不停地把散热器散发出来的热量送过来，室温三十多度。受了凉的周明志感到暖融融的，非常舒服。姜莉莉见他没有走的意思，风跑着去找来一把木制椅子，用手帕纸擦了又擦，脸上堆满了笑：“你将就着点吧，满干净的。”

二十六岁的姜莉莉，漂亮风流。她很愿与上心的男人往来，演绎出了许许多多的故事。由于上上下下都说她工作能力强，是把好手，周明志才没有下决心开除她。未料，她也把他划到视线内，常常对他卖弄风情，有时还大胆地朝他抛个媚眼。他生怕她黏糊上来，传出不

中听的话去，总是对她不理不睬。眼下，他冷眼对待她的殷勤，一声没吭坐下来。

那两个女孩羞怯地低着头干开了活。姜莉莉却未走开，她倚在烘床上，不转眼珠地望着周明志。看得出，她激动兴奋，眼神透露出想讲什么的渴求。

周明志怕姜莉莉做出什么，起身要走。她急了，放开胆子说：“周厂长，你千万不能卖这个厂子。”

从姜莉莉的神态上，能看出她讲这番话是有来头的。周明志复身坐下，笑一笑，鼓励她说下去：“为什么呀？”

姜莉莉见自己的话引起了周明志的重视，精神一振，快嘴快舌地说：“卖厂对你不利，你一定要拿着我的话当话。”

周明志着实想听听职工对卖厂的看法，再次朝姜莉莉笑笑，继续鼓励她说：“你没有说出理由。”

姜莉莉看了看那两个女孩，嘴张了张没说出什么，脸憋得通红。周明志没有看出她有难言之隐，埋怨她没话找话，起身就走。她追到门口，拉拉他的衣角，带着满脸地关切说：“我决不糊弄你。”

拿着姜莉莉的这些举止，周明志没有从正面去看待，以为是她在向他投情买好，不但未引起关注，还觉着反感，没有对她做出任何表示。

风停了，雨却还在下。周明志快步跑回办公室，找出一本书，正打算坐下来读，夜餐铃响了。他觉得肚子有点饿，举着一把伞朝餐厅走去。

偌大的餐厅里，三十多个早到了的人正在吃饭，老板一到，全都起立致意。周明志要了一个馒头和一盘辣椒炒鸡蛋，找了一个空位坐下。一个炊事员高举起一瓶酒朝他示意，他摆手否了。

肖广林穿着熬胶车间的工作服来打饭。显然是有人背着周明志做了一个安排。周明志很生气，想喝些酒压压火，点了一盘大葱拌猪肝和一盘凉拌肚丝。

酒足饭饱的周明志回到办公室，关闭房间里所有的灯，坐在宽大

的牛皮沙发上，静下心来去想心事。时间一长，不知不觉睡过去。不知过了多久，朦胧间发现一个人影恍恍惚惚坐在身边，他一个激灵站起来，借着路灯射进来的光，看清是姜莉莉。他的办公室八十多平方米，不仅宽大，而富丽堂皇，平常连副厂长们都很少进入，没有想到遭唾弃的她竟然敢摸黑闯进来。在惊骇中的他要去开灯，她扑上来阻止，说她到这里来没有人知道，已经有一个多小时了，是见不得光亮的。他怕闹出什么笑话，依了她，可一刻也不愿意留她，撵她走。

姜莉莉对事业有成和很有男子气的周明志十分倾慕，早已深深爱上了他，只因为不敢对他随意和任性，才不敢向他吐露情感和接近。今日她的情人严立强说，高庆东为了占有这座工厂，有了害周明志的心。她不忍心看着他跌落，壮胆来见。

周明志不相信高庆东黑了心，以为姜莉莉是在胡言乱语，不拿好气地把她撵走了。

越想越觉得事关重大，姜莉莉不去理会周明志的无理，急火火又返了回来。周明志望着目光里有着强烈期待的她，嘲笑牵动了嘴角，再次赶走了她。

三

“滚！”高庆东嫌洗脚水有些热，把伺候他的一个服务小姐一把推了个趔趄。

周明志未从肖广林的行动中察觉出他的真正意图，并连姜莉莉的密告也没上心。高庆东可吓慌了神，生怕周明志识破了他的计谋报了警，家也不敢回，躲进这家洗脚店。

“高厂长，温和水来了。”店老板亲自端来一盆水，他紧接着跑过去叫来一个在各方面都出色的小姐。高庆东一年能在这里花费上十多万，店老板拿他当香饽饽。

肖广林去了熬胶车间，是高庆东安排的。事发当初，高庆东十分怕肖广林去告发他，电话打给严立强，令他派人盯紧。严立强问对肖广林来软的还是来硬的，高庆东不想把事闹大，盼着能把肖广林哄